

初秋，出去走走

刘新昌

处暑过后,暑气仍盛。但终究无法抵挡季节的脚步。夜里,一场小雨,扑扑簌簌地落了下来,本来嚣张凌厉、无边无际的暑热,忽然被秋雨淋出一个豁口,像蓬蓬松松的棉花糖,一点一点,化了,亦如膨胀饱满的大气球,一丝一丝,漏了。天空和大地,终于一层一层地凉了下來。

仿佛一夜之间,秋天就到了。山,慢慢色彩斑斓起来,水,渐渐澄澈消瘦起来,天空,一点点高远辽阔起来。这个时候,真的适合出去走走。

“宿雨朝来歇,空山秋气清。”去山谷里转转吧。

满山的负离子空气,湿润润的,清凉凉的。一阵风过,像刚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气泡水,一拧,“嘭”的一声,一串气泡飞出来,砸在脸颊上,沾在衣襟边,碎了,碎成一抹清凉。可这凉,还没凉到肌肤里,就匆匆跑脱了,像一群小鸟,这个枝头还没落稳,旋即飞起,又去另一个枝头盘桓,枝头只是轻轻摇晃了两下,一点痕迹也没留。

到了山谷里,听听虫鸣激越,看看露水震颤,再闻闻草木清香,甚至可以懒懒地躺下来,闭上眼,调动你一切的感官,享受那空山无人、水流花开的美妙意境。如果能遇上一树野果,那最是妙不可言。有一回,我和朋友去黑麋峰爬山,走到半山腰,遇到一树野板栗,高大的板栗树下,浅黄的针果落满地,每个针果裂开一个小口,露出浅褐色的皮,它微笑着注视我们,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我和朋友高兴地坐下来,一人手里攥一块石头,啪,砸开一个,吃了,啪,又砸开一个,吃了,吃相狼狈,却吃得满嘴生津,清香四溢。还有一回,去岳麓山,抄小路,快到山顶时,遇见一树野生猕猴桃。褐色如卵的猕猴桃,如藤梨挂在树梢,毛茸茸,软乎乎,扯下一个,没了,又扯下一个,又没了,仿佛猪八戒遇上了人生果。谁说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滋味呢?反正于我而言,猕猴桃那甜蜜清新的味道,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

“寒山转苍翠,秋水日潺湲。”去溪边走走也可以。

溪水,说瘦就瘦了,夏日里还浪花朵朵呢,转眼,就消退成一泓澄澈,沉着平静地流着。水草浮了出来,墨绿色,一大片。溪边几丛野菊花,闲适地开着,几只鸭子自由散漫惯了,浮在水面上,打盹,偶尔舒展一下翅膀,“嘎嘎”叫唤两声,又将脖子蜷起来,继续睡觉。

水浅了瘦了,却好抓鱼捕蟹。水并不太凉,无需回家换胶鞋,挽起裤管,直接下水。简单挖些泥巴和石块,在小溪上游筑个坝,没多久,下游的水就干了,螃蟹从溪边的草丛里钻出来,一只只膘肥体壮,青壳白肚,黄毛金爪,满地乱跑,鱼儿们翕张着嘴,在浅滩里聚集,随便一抓,就是大半桶,真不是为了饕餮,只为那份快乐和童真。

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实在没时间的话,出门时,抬头看看天,总可以吧?

夏日的天空太绚烂,彩霞满天,缤纷缭乱;冬天的天空呢,又太萧瑟,灰蒙蒙一片,混沌不清;只有这初秋的天空,碧蓝、澄澈、高远,就像个沉稳内敛的中年人,不毛躁不鲁莽,不消极不颓废,耐着性子、捺着情感,沉着平静地过细水长流的日子。

都说愁是心上秋,秋天到时,出去走走,看看山、看看水,看看天空和万物,你会发现,心上有秋,不全是愁,还有一种丰足和成熟,一种沉淀和澄澈,一种淡定和从容。



何阿疑读原著 之一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

在我们湖南,有一种竹子,上面有像泪痕一样的斑点。人们传说,那是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、女英到我们湖南来寻找丈夫,因为思念死去的丈夫而落下的泪珠……

湘妃竹,与菊花石并列,于少时的我来说,是一种很奇妙的湖南风物。我见过菊花石了,就知道这是一种矿物结构形态了。但那么多年过去了,湘妃竹于我而言,还只愿停留在这样一种浪漫爱情的表述中。

如今,读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,又让我想起湘妃竹。

说到中国历史,人们一般喜欢远溯到三皇五帝,但司马迁原本的《史记》却是只从五帝开始写起。当然,开篇的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介绍了炎帝部族归顺黄帝部族,并一起打败蚩尤部族的前因。到了五帝,提了颛项、帝喾等历代黄帝部族首领,但笔墨不多,通篇更多的是在讲述尧、舜、禹的故事,甚至可以说,舜是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重点讲述的人物。

尧舜禹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,是一个实行禅让制的时代。舜,以品德高尚著称,是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着意刻画的一个承前启后地表现了禅让制的优越性的人物。

古时候,把一个人神化,代表一种执政的正当性。舜孝顺、为人谦和,被父母兄弟陷害了还能逢凶化吉,进入狂风大作雷雨交加的山野丛林却不会迷路,似乎有神力加持,恰恰符合了这一特点。黄帝部族首领尧欣赏舜,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,以考察他的为人。舜会抓民生,群众口碑好,具有让天下归顺的人格魅力。后来,舜“摄天子之政”,帮着尧巡狩天下,还向尧提出了平定三苗之乱的建议并得以实施。

舜经历了好多年的试用期,势必会成为下一届部族首领。可到了尧死了三年之后,不知是不是舜的坚持,舜还是把部族首领的位置交给尧的儿子丹朱,自己则躲到“南河之南”去居住了。最后,是因为前来朝觐的人不去朝觐丹朱而去朝觐他,有诉讼的人不去寻找丹朱评判而去找他评判,大家都不讴歌丹朱而去讴歌他,所以,舜才不得不顺乎天意民心当上了部落首领。

尧生前,对此持什么态度?当身边的人推荐尧的儿子丹朱做继任者时,尧对自己儿子的评价很一般,即“顽凶,不用”。后来,尧还说过一句话:“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。”尧的意思就是说,我把首领的位置授给舜,则天下得利但是丹朱无利;授给丹朱,则对天下不利独有利于丹朱一人。所以,我不能让天下不利而只有利于丹朱一个人。

瞧瞧,就是这样一个人人都没有私心的时代。

尧舜禹时代,也是一个“二王三恪”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时代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描述了这一制度最早的形态——尽管尧的儿子丹朱、舜的儿子商均最后都没有世袭父亲的位置,但

开栏语:

读书本来是私人的事情,但,开办《何阿疑读原著》专栏,确实是一件既私人又具有倡导性的事情。

此事缘起有三:一是有倡导读原著的必要;二是期望我们的副刊作者多读一点文史哲,少抒发一点捕风捉影或者望文生义感慨;三是作者在做衡阳本土文化报道中,感到对地方史志过于自信会缺少全局观,觉得有打通地方史志与国史的通道的必要。

湘妃泪,为何流

何 芬

他们的封地得以保存以供奉他们的祖先,他们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臣属的身份见当朝天子,天子以此来表示不敢专有天下。

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,还是会有着阴谋论存在。

冷不丁,《史记正义》对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的三处注释道出了尧舜禅让制的隐衷:

“《汲冢纪年》云,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……”

“《竹书》云,昔尧德衰,为舜所囚也……”

“《竹书》云,舜囚尧,复堰塞丹朱,使不与父相见也。”

《史记正义》是“史记三家注”之一。这三处注释的意思就是:《竹书记年》有记载,在尧晚年德行衰落时,舜把尧给关起来了。古时候的人,会以封地为名。尧的儿子叫做朱,封地在丹。但也可能是,后稷将尧的儿子朱流放到丹水(后稷,是尧、舜的臣子。看文中的意思,后稷流放朱到丹水,尚且还不知是尧的行为,还是舜的意图)。然后,舜引来水,把朱在他的封地给堵塞住了,让尧、朱父子俩不得相见。

难道舜的上位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斗争激烈一些?

《竹书纪年》是晋武帝时期发现的、位于汲郡的战国魏襄王墓中的一批竹简中的13篇文字,所以又叫《汲冢纪年》。大约到了宋朝,其原书就已不见。所以它的原文全貌,我们现在的人是看不到了。但因为其史学价值,前人都曾引用过它的文字。后人,就把这些引文全部找出来,稍微拼凑出一些这本书原文的样貌出来。但也正因为有的引文也不排除是杜撰的,这些“原文”也更加真假难辨。

可是,历史不是非此即彼,而是给我们互相观望、映照的一种视角。其实,尧舜禹时期的中原文化并没有像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刻画的那样一统天下,当时,神州大地至少并存有六大文化板块。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依据考古发现而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的“满天星斗说”就得到了广泛认同。对于《史记》对舜的历史形象的塑造,早就有专家学者指出,这或许是司马迁在刻意确立“道德帝王”的形象,以给汉武帝以及后世作为榜样。

只看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是看不出舜杀伐决绝的一面,历史还得往后翻。《史记》第二篇《夏本纪》记载了舜说的一句话,是他告诫禹时说的。舜说:“不要像丹朱一样傲慢有惰性,在洪水退却后的河道,乘舟行水漫游,成群结党淫乱于家中。我不能顺从他这样的行为,所以断绝了他的父子相继(的位置)。”

由此,我个人认为,德有大小之分,爱惜自己的名声,而对天下不利,是伪道德。但是,天下之利,如何权衡?因为趋势而牺牲道德仁义礼,难道不是对天下的更大的不利?对此,我们又如何挽救?

幸得岳麓书院出版的《湖湘文化

通史》,足以宽慰我心情。尽管,这也只是一种说法。

《湖湘文化通史》引用两晋郭璞注解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的记载说,因为尧要让位给舜,三苗的首领同情丹朱,认为尧做得不对,最后尧杀了三苗首领,但流放却保全了三苗之民。

在这种表述里,尧为了让位给舜,不惜以暴力平息反对的声音。

三苗对丹朱如此,对舜也是如此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说舜“南巡狩,崩于苍梧之野。葬于江南九疑,是为零陵”,这是舜最终归宿的权威说法。舜在现在的湖南去世,葬在湖南,这已是定论。

关于舜的这次南巡狩的目的,不同史家说法不同。有说来巡视四方诸侯职守的,有说是来平定三苗的,但唐朝刘知几却说,舜这是为禹所逼迫,到此来避难的。因为那时,舜年事已高,路途遥远,环境恶劣,“以垂殁之年,更践不毛之地”,不帶娥皇、女英两位妃子照顾自己,不合情理。

舜为何选择来三苗避难呢?之前我们说到舜一大功绩就是协助尧平定了三苗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,“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”,舜并没有对三苗赶尽杀绝,而是将三苗放逐迁徙到三危山,以便改变西戎的风俗。

又因为《竹书纪年》有“三苗将亡,天雨血,地坼及泉,青龙生于庙,日夜出,昼日不出”这样的记载,又有人说,到了禹时期发起的这场针对三苗的战役,如此残酷,就是因为三苗收留了舜帝。

舜帝二妃流下的眼泪,到底是为丈夫因公殉职而流,还是为丈夫命运流离而流?

寻找对于三苗比较完整的记叙,发现来自《战国策·魏一》,里面提到“……昔者,三苗之居,左彭蠡之波,右有洞庭之水,文山在其南,而衡山在其北。恃此险也,为政不善,而禹放逐之……”这段话不仅指出了禹时期“三苗之居”的范围,而且还告诉我们,舜之后的禹,也曾将三苗放逐到更远的地方去。

三苗,大多由疏离于中心统治的部族组成的,比如有战败的蚩尤部落。他们的迁徙始于中原边缘地带。三苗,也是黄帝、炎帝部族的罪人被放逐的地方。放逐,在尧舜禹时期,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惩罚,又有去其他地区输入中原文化的意味。

划定禹时期“三苗之居”范围的“洞庭湖与彭蠡湖之间”,又是哪里?“衡山”是今天我们衡阳的南岳衡山吗?我想,我今后的阅读会告诉我。

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里,没有二女即舜帝二妃的具体名字,不知在《史记》后面的篇章里会不会出现。但我知道,我们湖南有娥皇、女英两位妃子千里寻夫的传说,有二妃墓,有舜庙,有与舜帝南巡传说有关的风物。千百年来,湘楚之地的民间把舜帝叫做“湘君”,把二妃叫做“湘夫人”,他们就这样永生在老百姓的传说里。